


感 动 一 个 世 纪 的 文 字

Reader's Digest

读 者 文 摘

百年精华全集



应该笑着面对生活，不管一切如何。

——[捷克]伏契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尔，我简直就失魂落魄。我的朋友来到了我的身边，有她们的安慰我觉得好过些，但是我需要的是温暖，朋友的安慰就像寒冷的时候搁放在身边的棉衣，可以感觉到温暖却和温暖又隔了一段距离，而比尔才是真正能温暖我的。

朋友们走了，屋子里一片寂静。我穿过门廊来到卧室，没有灯光，我看到我丈夫在黑暗中的轮廓，他坐在床上，双肩低垂。我走近他，见他眼窝深陷，神情沮丧，看上去是那样孤苦无援，我很想和他一起分担悲痛，但是我不知怎么办。

这时我感觉到了和这个男人——我的三个孩子的父亲、共居 12 年之久的丈夫之间的距离，我并未完全理解他，至少我们还未彼此理解到共同哭泣的地步。由此，我也想明白了，我们的婚姻并没有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大概所有的婚姻都不可能使两个人变成一个人。

我想伸出手去搭在他的肩上，但相反，我身不由己走向门去，这时，他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们过去常一起在仓库后那条小胡同的垃圾堆里玩。”他平静地说。我走回来，在床边挨着他坐下，“艾德安排了我们的第一次的约会。”我接着他的话说。比尔不安起来，他似乎发现他失去了他不该失去的东西。慢慢



地，我们两人都沉浸于回忆中，泪水从我们的脸上淌下来。两个命运结合得最紧密的人终于为家庭遇到的打击而共同哭泣了。我们互相握着对方的手，不知道该给予对方多少力量和安慰。但是，我们知道，在任何变故面前，只有夫妻携起手来，才可能共同承担。友情是不可少的，但是夫妻间的情感却是友情所替代不了的。婚姻是双方的融合，但不是捏合，婚姻可以使两人最紧密地结合但是不可以使双方消失而成为一体。婚姻的建立并不能抹去本来就有的背景，真正美满的婚姻并不是使对方变成另一个人，美满的婚姻可能就是你的容忍和你的理解。我和比尔已建立起这么一段微妙的情感的历史，可能我和比尔都没有感觉到。

我们的手紧紧相握，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谁也离不开谁，是艾德——我们共同的朋友第二次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佚名



## 一世真情

有学问的人和有知识的人是不同的。记忆造成了前者，哲学造成了后者。

这是一个关于我老家的小镇上长大的女孩凯蒂的故事。

听母亲讲，凯蒂小时候胆大任性，满脑子的恶作剧，有一次竟然将一个黄蜂巢带进了教堂。

那件事令库尔牧师非常生气，多亏了奶奶求情才平息了风波。奶奶常说：“孩子有孩子的上帝。”

小镇上唯一能使凯蒂驯服的只有伍德大哥。我见过伍德的照片，一个长得极英俊的青年，他是凯蒂心中的英雄。伍德非常宠爱凯蒂，常常带着凯蒂去打猎，有时还教她骑马。“我只要伍德大哥在乎我。”这是凯蒂的信念。

凯蒂 10 岁那年，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灾难，夺走了她全部的快乐。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凯蒂跟伍德上山打猎，回来时他们就坐在一座石桥的栏杆上休息。

当时正值黄昏，桥下的铁轨在夕阳的映照下犹如两条金色的丝带。一阵山风吹来，把凯蒂戴的红草帽吹落到桥下。伍德拍了拍凯蒂的头，然后笑着跑下桥去拣，谁知草帽竟随着风沿铁轨向前滚去。伍德抓空了几次后才在铁轨的分岔处用脚踩住了帽带。凯蒂坐在桥上咯咯直笑，她根本没有想到，灾难已经降临。伍德的脚陷到交叉的铁轨中，竟然拔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列火车轰鸣着驶来了……

是库尔牧师为伍德主持的葬礼。凯蒂没有参加，她远远地躲在一旁，泪水淹没了一切。伍德走了，凯蒂的生活中再没有了阳光和笑容。除了奶奶，她不再主动和任何人说话。后来，她上了中学，学会了抽烟、喝酒和赌博。镇上的人都说凯蒂这辈子完了。

只有奶奶没有放弃凯蒂。凯蒂 17 岁那年，奶奶请来了外乡的一位叫西娜的姑娘。这已是奶奶第 6 次为凯蒂请私人老师了。西娜长着金色的卷发，目光柔和善良。镇上的人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柔弱的女孩子改变了凯蒂并影响了她一生。

那时凯蒂已经很少上学了，她出没于酒馆，和男人们玩纸牌游戏，谁也别想占她的便宜。西娜从不规



劝凯蒂，却像影子一样跟在她的身边。有一天黄昏，忍无可忍的凯蒂终于想出了甩掉西娜的方法。她驾着一辆破旧的敞篷车，带着西娜来到车站旁的铁轨边。这时一列火车缓缓地从车站驶出，凯蒂快步向列车跑去，然后一纵身跳上了一节车厢。“你敢吗？胆小鬼。”

凯蒂大声冲着西娜喊。哪知话音刚落，西娜已向她跑来。西娜紧紧地抓住了车厢门的扶手，却怎么也跳不上来，火车速度已越来越快，凯蒂终于向她伸出了手。

天渐渐地黑了，火车隆隆地向远处驶去。“我们这是要去哪儿？”西娜问。凯蒂也不答话，在列车驶过一个村子时，她将车厢里的那些罐头食品往下扔，铁轨旁的孩子们欢快地争抢着这些从天而降的物品。西娜终于被感染了，她也开始扔。两个姑娘哈哈笑着，直到筋疲力尽才停手。她们坐在车厢地板上，彼此第一次打量着对方。漆黑的夜色中，她们感到有种神奇的力量正在拉近她们的距离。“该回去了。”不知过了多久，西娜站起身说。就是从那个时刻起，凯蒂不再觉得孤独了。

凯蒂终于有了笑容，她开始阅读从西娜那里借来的书，有空的时候，就带着西娜去打猎，然后告诉她



许多关于伍德大哥的故事。那段日子，小镇上经常能听到凯蒂和西娜欢快的笑声。

奶奶觉得很欣慰，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孩子有孩子的上帝。”

夏天过后，西娜就要回去做新娘了，凯蒂却还蒙在鼓里。一天下午，她们在山间小路上漫步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蜂窝。“里边有蜜吗？”西娜好奇地问。“当然有。”凯蒂很自信。

她问西娜：“你还没吃过新鲜的蜜吗？”西娜笑着摇了摇头。“你等等。”凯蒂说完快步向蜂窝走去。西娜吓得脸发白。只见凯蒂很从容地把手伸进蜂窝，然后缓缓地取出蜂，她一边嘴里哼着什么，一边拿着蜂向西娜走来。“放心地吃吧，它们不叮人。”她说将浓浓的蜜汁送到西娜的嘴边。西娜看着凯蒂，眼眶忽然红了。

两个月后，西娜走了，和一个叫贾德的人结了婚。西娜向凯蒂发了邀请，然而凯蒂却没有出现在婚礼上，她把车停在离贾德家不远的一棵大树下。贾德大笑着把西娜抱进屋去。那时凯蒂眼中含满了泪水，她发誓再也不见西娜。

在奶奶的帮助下，凯蒂在镇头靠近铁路的地方开了一间小酒吧。警官奥维尔是酒吧的常客。



镇上的人都知道，奥维尔爱上了生性泼辣的凯蒂。9月的一天，又到了采蜜的季节，凯蒂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她装了满满的一罐蜂蜜，开着敞篷车来到西娜的住处。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在门口她看到的却是一个满脸伤痕的西娜。“他打你了？”凯蒂愤怒地叫起来。“快走吧，求你快走吧，别让他听见。”西娜一边央求一边就把门关上了。接着，凯蒂就听见屋里传来男人凶狠的咆哮和西娜的惨叫。“开门！西娜！”凯蒂使劲地砸门，可屋里已没了声响。

一个月后，凯蒂带着警官奥维尔接走了西娜。那个叫贾德的男人喝得酩酊大醉，在西娜走的时候，他恶狠狠地将她从楼梯上推下，要不是奥维尔劝阻，拿着猎枪的凯蒂几乎要和贾德拼命。

回到镇上，凯蒂才知道，西娜已经有了身孕。她发誓，一定要帮西娜和她未来的孩子过上好日子。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西娜终于从恶魔般的恐惧中解脱了出来。她帮凯蒂打理着酒吧，两个女人日夜忙碌着。秋天的时候，她们把酒吧改名为月光酒吧，听大人们说，那个时候，月光酒吧几乎成了小镇男人夜晚最爱去的地方。奥维尔警官一直在等着凯蒂，可是凯蒂的答复总让他失望。第二年的春天，西娜的孩子出世了，一个惹人喜爱的男孩，西娜给孩子取名为伍德。





孩子出世的消息很快传到醉鬼贾德那里。一天晚上，他终于找上门来，要强行从西娜怀中夺走孩子。假如不是凯蒂和奥维尔及时赶来，也许他已得手，临走时，他恶狠狠地说：“我还会来，我一定要带走他。谁敢阻拦我，我就杀死谁！”凯蒂毫不示弱，她拿着猎枪指着贾德说：“你来吧，看我的猎枪答不答应！”

那以后，西娜和凯蒂日夜守护着小伍德，生怕那个恶魔般的影子会再次出现。复活节那天，有人曾看见贾德开着车疯狂地向酒吧驶去，不过当时西娜正带着小伍德在戏院看戏，并不知道酒吧里发生了什么。

那以后贾德再没有出现过，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噩梦终于过去，小镇又恢复了宁静。然而好景不长，冬天的时候，西娜病了，医生诊断说是癌，日子已经所剩不多。那年冬天，小镇上下了好大的一场雪，封了山，也盖没了铁轨，大雪一连下了7天。就在雪停的那天早上，西娜轻轻地握着凯蒂的手，用微弱的声音对凯蒂说：“对不起，不能再陪你爬火车了，也再吃不到你采的蜜了……”凯蒂泪如泉涌，自伍德大哥去世后，她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流过泪。“我把小伍德交给你了……凯蒂，别哭，全镇上你是最勇敢的女孩……”西娜的声音越来越弱，她美丽的



双眼终于闭上了。

凯蒂又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然而悲恸之后，就有一股力量血液一样迅速流遍她的全身。

小伍德已能和伙伴们在山野里奔跑了。凯蒂仿佛看见一条河，从伍德流向西娜，再流向她，最后是小伍德。生命就是这样延续的。时光像小镇边的火车一样飞奔着。凯蒂又经历了一次次的生离死别。奶奶病故，奥维尔在一次和劫匪的枪战中不幸身亡。不过这些都转化成丰厚的馈赠，她觉得自己生命的河床变宽了。伍德读到中学那年，凯蒂卖掉了月光酒吧，移居得克萨斯。她要伍德念最好的学校，要他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

这个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从前的那个女孩凯蒂其实就是我的姨妈。凯蒂姨妈终身未嫁。在她临终的时候，身边站着她的儿子——一直把她叫做妈妈的伍德。

佚名



## 第九辑 深恩重如泰山

爱是伟大的，人世间最伟大的爱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爱，感受父母的深恩，在心灵深处为父母祈祷吧！

人都应该有一种对父母深恩的感悟，应该知道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多少辛酸与困难，应该知道父母对我们从小的关心爱护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我们身为人子，没有理由不尽孝道，真正在生活中爱我们父母家人。



##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

你们要加倍努力，直到你们赶上来。

我开始教学生涯的第一天，先上的几节课里还顺利。我于是断言，当教师是件容易的事。接着，轮到了我那天的最后一节课——给7班上课。

当我朝教室走去时，我听见了桌椅乒乒乓乓的撞击声。我走进教室：见一个男孩将另一个男孩按在地板上。“听着，你这低能儿。”被压在底下者嚷道：“我又没骂你妹妹！”

“不许你碰她！你听到我的话了么？”骑在上面那男孩威胁道。

我用黑板擦在讲桌上拍了拍，叫他们停止打斗，刹那间，14双眼睛刷地一下集中到我脸上，我意识到自己没什么震慑力。那两个男孩悻悻地爬起来，慢条斯理地走到自己座位上。这时，走廊对面教室的老师把头伸进门来，喝斥我的学生们坐下，闭上嘴巴，



照我的话去做。我感到无能为力，被冷落在一边。

我尽力地讲授我备好的课，但遭到的却是一片谨慎戒备的面孔。下课后，我拦住了打架的那个男孩，他叫马克。“太太，甭浪费时间喽！”他对我说，“我们是低能儿。”说罢便悠哉游哉地溜出了教室。

我一听顿时瞠目结舌，颓然跌坐到椅子上，开始怀疑我究竟是否该当教师。像这样尴尬地收场，难道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么？我对自己说，我姑且忍耐一年——待翌年夏天结婚后，我将去做更有收益的事情。

“他们让你为难了，是不是？”先前进来干涉的那位同事问。

我点点头。

“别犯愁，”他说，“我在暑期补习班教过其中许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将毕不了业，我劝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帮孩子身上。”

“你的意思是……”

“他们生活在田间的小棚屋里，他们是随季节流动的摘棉工的孩子，只有在心血来潮时，他们才会来上学。昨天摘蚕豆时，挨揍的那男孩招惹了马克的妹妹，哥哥便叫人报复。今天吃午饭时，非叫他们闭嘴不可。你只需让他们有点事做，保持安静就行了。如



果他们惹麻烦，就打发他们来见我。”

当我收拾东西回家时，总也忘不了马克说“我们是低能儿”时脸上的表情，低能儿！这字眼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我琢磨了许久，认为必须采取点戏剧性的行动。

次日下午，我请求那位同事别再进我教室来，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束这些孩子，我返回教室，逐个打量着学生们。然后，我走到黑板跟前，写上“丝妮珍”。

“这是我的名字，”我说：“你们能告诉我它是什么吗？”

孩子们说我的名字挺古怪的，他们以前从没见过那样的名儿，于是，我又走近黑板，这次我写的是“珍妮丝”。几个学生当即脱口念出声来，随后蛮有兴趣地说那就是我。

“你们说得对，我的名字叫珍妮丝。”我说，“我刚上学时，老把自己的名字写错。我不会拼读词语，数字在我脑海里浮游不定。我被人称做‘低能儿’。对了——我是个‘低能儿’，我至今依然能听见那些可怕的声音，感到羞惭不已。”

“那你如何成为老师的？”有个学生问。

“因为我恨那外号。我脑子一点也不笨。我最爱



学习，所以才会在今天给你们上课，倘若你们喜欢‘低能儿’这贬称，那么你们尽可以走，换个班好了。这间教室里没有低能儿！”

“我不会迁就你们。”我继续说：“你们要加倍努力，直到你们赶上来。你们将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我还希望你们当中有人接着读大学哩。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许诺。在这间教室里，我再也不想听见‘低能儿’这词儿了。因为，你们都是最优秀的，你们明白了吗？”

这时，我发现他们似乎坐得端正些了。

我们确实非常努力。时隔不久，我便看到了希望。尤其是马克，相当聪明。我听他在走廊内对另一个男孩说：“这本书真好，我们原先从没看过小人书。”他手里拿着一本《杀死模仿鸟》。

几个月眨眼就过去了，孩子们的进步令人吃惊。有一天，马克说：“人家认为我们笨，还不是因为我们讲话不合规范。”这正是我期待已久的时刻。从此，我们可以专心学习语法了，因为他们需要它。

眼看6月日益临近，我心头好难过：他们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的学生都知道我即将结婚，离开这个州。每逢我提起这事，7班的学生们便明显躁动不安起来。我为他们喜欢我而高兴。但是我就要离开



这所学校了，他们会生我的气么？

我最后一天去上课时，一走进大楼，校长即招呼我：“请你跟我来，好吗？”他面无表情地说：“你教室里出了点蹊跷事。”他径自直视前方，带着我穿过走廊。我暗自纳闷：这次又是怎么啦？

嗨！7班的教室外边，14名同学整齐地站成两排，个个笑逐颜开。“安德逊小姐，”马克不无自豪地说，“2班送给您玫瑰，3班送给您胸花——然而，我们更爱您。”他示意我进门，我凝神往里头瞧去。

好绚烂缤纷啊！教室的每个角落都摆着花枝，学生们的课桌上放着花束，我的讲桌铺了一块大大的花“毯”。我分外惊讶：他们是怎么办成这事的？要知道，他们大多来自贫困家庭，为了吃饱穿暖得靠学校补助。

此情此景，使我不由得哭泣起来。他们也失声跟着我哭了起来。

后来，我才弄清楚他们办这事的经过。马克周末在当地花店干活时，看到了别的几个班为我订的鲜花，遂向同学们提到它。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再不能忍受“穷光蛋”这类侮辱性的称呼。为此，他央求花店老板将店里不新鲜的花统统给他。尔后，他又打电话给殡仪馆，解释说他们班需要花为即将离任的





老师送行。对方颇受感动，同意把每次葬礼后省下的花束给他。

那远不是他们给我的唯一礼物。两年后，14名同学全都毕业了，其中还有6人获得了大学奖学金。

20年后，我在一所著名的大学任教，距我当年从教时那地方不太远。我获悉，马克跟他的大学情人喜结良缘，并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凑巧的是，3年前，马克的儿子进了由我执教的优秀生英文班。

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天被学生顶撞，自己居然想放弃这一职业，去做“更有收益”的事情时，我就禁不住哑然失笑。

佚名